

## 风琴演奏家 与幕后小男孩

■ 哈维·麦凯



一位著名的风琴演奏家开音乐会，在众多听众面前用一台巨大的古钢琴演奏。风琴的风箱是由一位坐在幕后的小男孩用手来泵送的，宽大的音乐厅里谁也看不到他。演出的第一部分进展很顺利，幕间休息时，演奏家鞠躬致谢，听众全都热烈鼓掌。演奏家就在舞台一侧的过道上休息，小男孩走到他身边。

“我们演奏得很好，是吗，先生？”小男孩问。

傲慢的演奏家盯着他：“你是什么意思，我们？”

幕间休息结束后，演奏家回到他的座位上，开始演奏下一首乐曲。但是，当他的手指按下琴键时，却没有任何声音发出来。风箱没有送风过来，所以声音就一个也出不来。

这时，演奏家听到了幕后传来的耳语：“嘿，先生，现在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意思了吗？”

## 欲望与志气

■ 梁漱溟

在这个时代的青年，能够把自己安排对了的很少。欺骗他，或耽误他，容易让他误会的一件事，就是把欲望当志气。这样的用功自然不得其方。也许他很卖力，因为背后存个贪心，不能不如此。可是他这样卖力，却很不自在，很苦，且难以长进。当自己勉强自己时，读书做事均难。

越聪明的人，越容易有欲望，越不知在哪个地方搁下那个心。心实在应该搁在当下的，可是聪明的人，老是搁不在当下，老往远处跑，烦躁而不宁。所以没有志气的固不用说，就是自以为有志气的，往往不是志气而是欲望。仿佛他期望自己能有所成就，要成为怎么个样子，这样不好吗？无奈在这里常藏着不合适的地方，自己不知道。自己越不宽松，越不能耐，病就越大。

所以前人讲学，志气欲望之辨很严，必须不是从自己躯壳动念，而念头真切，才是真志气。张横渠先生颇反对欲望，谓民胞物与之心，时刻不能离的。自西洋风气进来，反对欲望的话没人讲，不似以前的严格，殊不知正在这些地方，是自己骗自己害自己。

## 胡佛的感恩

■ 约瑟·凯姆莱特

19世纪末的美国，有两位年轻人在斯坦福大学读书，他们要靠打工来交学费。他们的助学金非常低，于是他们中的一位想到了承办帕德雷夫斯基的钢琴独奏会，用所得的利润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这位钢琴家的经理人提出的要求是一定要收2000美元的演出费。这两位无畏的学生答应了，并开始筹办这场演奏会。他们尽心尽力，而到头来这场演奏会只收入了1600美元。

演奏会结束后，两位学生找到那位伟大的艺术家，将他们的努力和结果告诉了他。他们将全部收入都给了他，并附上一张400美元的欠条，还解释说他们会尽快挣到这笔钱，然后就会寄给他。

“不，帕德雷夫斯基回答说：“那不行。”他把欠条撕成碎片，把钱还给他们，然后说：“好了，将你们的所有费用从这1600美元中扣除出来，然后你们每人各留下10%作为工作报酬，剩下的就归我吧。”

岁月流逝。多年后，帕德雷夫斯基成了波兰总理。在那场毁灭性的战争中，帕德雷夫斯基煞费苦心地为其热爱的成千上万的波兰饥饿民众寻找粮食。令人惊讶的是，他还未提出请求，美国就已经给波兰运送来了成千上万吨粮食。后来，帕德雷夫斯基前往巴黎，感谢美国总统胡佛给予的救援。

“不用谢，帕德雷夫斯基先生，另外，你不记得了，你曾经帮过我一次，那时我还是一个大学生，而且正处于困境。”

这是自然的法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的善良和慷慨绝不能基于期望或希望得到回报，然而，这个自然法则却是善良和慷慨的足够好的理由。



## 笑口常开

●昨天刚被“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辞职信感动，幻想着什么时候也可以如此潇洒一把。

今天一上班老板就递过来一份辞退信，上面写着“世界那么大，我想让你去看看”。

●老爸对我说：“其实你妈挺会关心人的。”

我说：“我咋没感觉。”

老爸不高兴了：“怎么不关心你了？每次抽你耳光她都会关心地问：还嘴硬不？”

●昨天四岁的女儿在幼儿园尿裤子，回家骂了她几句，然后把她关门口不让她进来。

结果，她哭着边敲门边喊：“开门，我是快递。妈妈，我是快递。”

●出门打车，发现司机听电台歌曲的时候喜欢模仿明星的唱歌动作，放张学友的歌他就比画摇滚的手势，放费玉清的歌他就往上翻白眼。

这些我都忍了，没想到放杨坤的歌的时候，他竟然闭上眼睛还一脚一脚地踩油门。

能自然表现那个人的个性与气质。次级的化妆是把人突显出来，让她醒目，引起众人的注意。拙劣的化妆是一站出来别人就发现她化了很浓的妆，而这层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或年龄的。最坏的一种化妆，是化过妆以后扭曲了自己的个性，又失去了五官的协调，例如小眼睛的人竟化了浓眉，大脸蛋的人竟化了白脸，阔嘴的人竟化了红唇……”

没有想到，化妆的最高境界竟是无妆，竟是自然，这可使我刮目相看了。

化妆师看我听得出神，继续说：“这不就像你们写文章一样？拙劣的文章常常是词句的堆砌，扭曲了作者的个性。好一点的文章是光芒四射，吸引了人的视线，但别人知道你是在写文章。最好的文章，是作者自然地

流露，他不堆砌，读的时候不觉得是在读文章，而是在读一个生命。”

多么有智慧的人呀！可是，“到底做化妆的人只是在表皮上做功夫！”我感叹地说。

“不对的，”化妆师说，“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她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多。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我用三句简单的话来说明，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

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

化妆师接着做了这样的结论：“你们写文章的人不也是化妆师吗？三流的文章是文字的化妆，二流的文章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这样，你懂化妆了吗？”

我为这位女性化妆师的智慧而起立向她致敬，深为我最初对化妆师的观点感到惭愧。

告别了化妆师，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夜黑的地表，有了这样的深刻体悟：这个世界一切的表象都不是独立自存的，一定有它深刻的内在意义，那么，改变表象最好的办法，不是在表象上下功夫，一定要从内在改革。

可惜，在表象上用功的人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

骑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顺利。2006年4月20日是我开始大骑行的第一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我返回了。第二天出发后，又下起了蒙蒙细雨，我又返回了。可以想象当年迈出那一步有多困难，说真的心里还是有顾虑的，不知道这一步走出去后，要走多远，要走多久。

——60岁的西安人王相贤喜欢骑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如是说

现在我们的说话能力可能已经退化到新中国成立后最低的水平了。

——原国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现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出席活动时称，很多人在真实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表达的欲望和能力，语文考试应渐说读写并重，要增加听力和说话的测试

我身边还没有听说有谁辞职的。

——2013年后，公务员隐性收入开始减少，公务员纷纷吐槽收入低。面对公务员跳槽热的说法，一些受访公务员表示，大部分人都只是投石问路而已，真正会放弃公务员的工作的比例可谓微乎其微

我们的全息影像抗议是一个反讽。3D集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西班牙颁布新法例，在国会示威有可能面临3万欧元的罚款。卡洛斯·艾斯卡尼奥组织了一场全息影像示威，在众议院前架起了投影仪，示威者的影像在门前闪烁，人们可登录网站，通过摄像头拍下自己的影像，加入示威人群

在名牌大学读书，毕业后在政府部门工作，涉外单位更好，必须是劳动党党员，家庭条件不能差。当然了，人得长得精神些。

——近年来朝鲜年轻人的恋爱观正在发生变化，他们不着急结婚，择偶更谨慎，恋爱更大胆。以前，军人、党员、干部是女性优先选择的对象，但现在的结婚条件变得更复杂。一位平壤女孩如此描述自己理想对象的标准

我不知道什么是年少轻狂，我只知道胜者为王，我活着他死了，我就胜利了。

——北京打工少年在网上学习“一刀毙命”后杀死室友，受审时无悔意，称未成年人不判死刑，出狱后仍是条汉子

阿弥陀佛！有什么想不开的，我可以帮你忙，你不要这么冲动。这么跳下去很容易，但是你父母会怎么想呢？你有没有考虑过他们？挫折谁都会遇到，我过去跟你聊聊天不行？

——4月28日，北京一位21岁青年男子翻过护栏欲跳楼，一位闻讯赶来的河北僧人开启“唐僧模式”智救轻生男

朱晓香的研究不仅在学术领域令人激动，还与社会大众直接相关，可应用在地震运动监测、地震救援等多个方面。

——德国科研新人大奖“海因茨·迈克尔-莱布尼茨奖”5日在柏林颁奖，华人学者朱晓香凭借其在大地测量领域取得的优异成绩，成为今年的10名获奖者之一。评委会主席马利兹·霍赫布鲁克在颁奖典礼上说

我原本就希望被捕……我想借非法入境朝鲜这件事来弄出点大事，希望能给朝鲜与韩国的关系带来积极影响。

——因非法入境而被朝鲜扣押的韩国籍大学生朱元文在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采访时说

说实话，在烟台当公务员待遇还不错，我辞职并不是像新闻报道说的收入下降了而离开，而是因为心里的创业激情被点燃了。

——半年前山东烟台小伙邢华臻还坐在办公室当着亲人们日以继夜的公务员，而如今他已辞职离开这个工作6年的岗位，恬活在农田里。30岁的邢华臻有自己的梦想：带动当地农民把山东烟台的大樱桃卖向全国

我眼中的大自然是一个我们只能非常不完美地理解的宏伟机构，这必然使一个沉思者充满了谦卑的感觉。

——爱因斯坦的话。100年前，36岁的爱因斯坦向普鲁士科学院提交了广义相对论方程

（墨墨/辑）

# 为百年前的“驱逐”永久道歉

■ 徐克革



1888年，穷困潦倒的荷兰失意画家文森特·梵高来到法国普罗旺斯小城阿尔勒，开始在弟弟提奥的资助下，没日没夜地画画。然而，长期的心理压力和感情生活的不顺，让梵高到了崩溃的边缘，一天晚上，他割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伤经医治好后，梵高又投入到疯狂的绘画中去。

梵高的惊世骇俗之举，吓坏了阿尔勒的居民，他们觉得梵高是一个疯子，一个危险分子，随时会干出让他们始料不及的事，于是，不断地奚落和嘲笑他，希望能早点离开小镇，还阿尔勒一份“正常的宁静”。

但梵高不愿意

走，阿尔勒独有的黄色夜空以及田野里美妙绝伦的颜色让他欲罢不能。为此，他只能一边抵抗着居民的骚扰，一边加快速度，疯狂地作画，结果又画了30多幅油画，包括那幅著名的《向日葵》。

看到梵高赖着不走，居民们决定联合起来请愿，让镇长将这个疯子送进精神病院关起来。在巨大的压力下，阿尔勒警察局最终将梵高所住的那间黄屋子给封了起来，强行将他送到普罗旺斯山丘上一家叫圣雷米的精神病院。这时，梵高只在阿尔勒小镇待了一年多，他伤心得大哭了一次。

可谁也没想到，梵高死后，阿尔勒小镇因梵高在这里生活过并画出了不少杰作，一下子名声大震，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吸引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慢慢地，居民们开始心无愧疚，觉得对不起梵高，想起了要做什么，以弥当初犯下的错误。1925年，他们派出代表去了荷兰，找到了梵高的侄孙——J·梵高，向他表示真诚道歉。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阿尔勒

的居民觉得，仅仅向梵高的亲人道歉是不够的，他们应该向全世界热爱艺术的人们道歉。于是，他们又采取了一项长期的、永久性的公开道歉措施——今天，当你来到阿尔勒旅游，你会在当地的旅游手册上发现当局对当年驱赶梵高事件所做的道歉，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我们希望通过对您的热情招待来弥补当年所犯下的愚昧错误！”

为什么要如此郑重地自曝其丑呢？阿尔勒现任镇长是这样回应的：“如果当年我们心中没有世俗的偏见，不去蛮横地驱逐文森特先生，他将会在阿尔勒创造出更多的传世之作，那些都是人类共同的艺术瑰宝。所以，我们不仅要为自己的无知和偏见作真诚道歉，还希望以此为戒，警醒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现在，阿尔勒还有一个梵高艺术基金会，专门用来帮助那些像梵高那样有艺术天赋和艺术追求，但生活艰难的艺术家的。

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错和不知悔。